

# 日照老人

□ 鲍坚



走在阳光明媚的日照大街上，心情十分愉悦。他们说，五月的日照还看不出真正的好来，等到七八月酷暑时候来，才会有更深的感受。他们说，最热的时候，日照气温也不超过33摄氏度。

他们，是老爷子和他喊来陪客的亲友团。客嘛，就是我们这几个来自北京的人。其实可以说是以我为主，因为我要来日照，把这几个人都“裹胁”来了。我说：看老爷子去，你们谁不去？都不敢说不去，于是就跟我一起来。

我来日照，却另有渊源。渊源有两个，一个远一个近。先说近的，实打实与老爷子有关。十年前在外地见着他时，他说：你来日照，我准备一条船，带你出海打渔，打上鱼来就在船上煮着吃。我本来对日照就有个心结，听老爷子这么一说，便开始憧憬着波光粼粼的那条船。至于远的渊源，就是前面说的那个心结。30多年前，那时我还上大学，寒假回家，偶遇县里不知道什么单位在广场上搞文化活动，求对子，其中一个下联“花生花”，求的是上联。我琢磨了半天，对了一个“日照口”。也不知道当时怎么会想到日照，更不知道怎么会有个日照在脑子里。反正自此以后，这个原本呆在我脑子的某个黑暗角落、拿灯照着都不一定能找着的日照，开始成为我的一个常备知识，只是一直无缘见到它的真容，直到这次来到这里。

我问老爷子：船呢？他挠挠头，嘿嘿笑了，说：这个……俺们日照啊有很多好地方，不一定就要坐船。我大声嚷嚷起来：叔，您太不靠谱了！我可是等了十年啊！跟我一块来的几个伙计就开始起哄，说我自作多情。

老爷子赶紧替我解围，说坐船出海打渔的话确实说过，不过这个时候嘛……这个时候嘛……又挠头，然后嘿嘿说道：十年前跟你说出海打渔，那是因为日照就

灯下看大阪市地图，看着，看着，忽然噗嗤一声笑出来——尽管除少量假名外，街道，河川，景点，标的都是中文，却仍处处彰显出异邦之异。

离我下榻的酒店不远，有一处难波宫，稍稍向西，又见难波别院。“难波”，这是两个小学生都识得的汉字，但在汉语，互不粘连，至少，我没有发现过，到了日本，却成了大阪的别称。综合《日本书纪》和《大阪府年鉴》，上古，神武天皇由九州东迁，经濠户内海至大阪湾登岸，因此地水深流急，波涌浪卷，故命名为“难波”，又呼“浪速”“浪花”“浪花”，4词训读同音，俱作“naniwa”（其中“浪速”又读作“namihaya”）。至今，大阪仍设有浪速区，以浪花、浪花命名的店铺、剧场、工艺品之类，也随处可见。

第一个把中文“难”和“波”嫁接在一起的日本人，绝对是个天才。彼难彼波，彼难何其难以名状，彼波何其波谲云诡！这就是为什么难波的名气，一直大于浪速、浪花、浪花——后者基本源自中国，太白太俗。

难波别院东南方向，有道顿堀。堀，在古汉语同“窟”，即今人常说的洞穴。移居扶桑，摇身一变为沟渠、河道。道和顿，自然也不出小学生的认知范围，但仓颉创下的这两个符号，在汉语，各有各的构词对象，如道德、道理、道路、道谢，如顿时、顿号、顿首、顿脚，约定俗成，应用有则，似乎无关。到了东瀛，人家就不管三七二十一，道和顿被强行捏合，成了人名。史

◎ 食话

## 豌豆黄

□ 刘学刚

我们老家的豌豆黄，和老北京的不一样，饶是外地人想破脑袋，恐怕也想象不出其为何物。京都的豌豆黄呈块状，浅黄色，是将白豌豆煮熟过筛成糊，加白糖桂花凝固后切成的小方块，入口即化，甚是清凉甜香。

美食像一个传说，聪慧的厨人都会在既有内容上添加枝叶，也追加着个人的味蕾体验。我要说的豌豆黄，其实就是一次二度创作。当北京的美食流传到家乡，遇见干干净净的白面，犹如庄稼遇上好天气，这叫一个美满。人们把豌豆和白面合为一体，做成圆月状，煮熟出笼，外皮软而微韧，内瓢沙甜爽口，这圆饼就是豌豆黄。

豌豆黄，沙沙甜。旧时，每逢大集，就有人挎着窰窰，转悠着叫卖：“豌豆——黄啊～～”叫卖如唱民歌，喊“豆”的时候，底气足，拉长调，到最后，声音打颤，有一些美声的味道了。也有摆在茅墩子里卖的，其上以笼布覆之。摆法也很讲究。出笼的豌豆黄，放凉，底对底两个一对，一圈一圈地往茅墩子里搁，摆得工整

本期华文作品版推出4篇作品。鲍坚《日照老人》讲述作者为解30年前一个心结来到山东日照，接待自己的老人在为客人提供丰盛的海鲜盛宴时，更端上了一道“精神私房菜”。高洪波《武汉琐记》讲述自己几十年间与武汉的渊源与缘分，此番故地重游，令作者惊叹于“大武汉”的“大发展”。卞毓方《汉字东渡别开生面》从中日文化交流的角度探究汉字在日文中含义的变化，生发出“橘生淮南则为橘，生于淮北则为枳”的感慨。刘学刚《豌豆黄》介绍自己家乡的特色美食，繁复讲究的制作工艺让人们怀念曾经的手工时代。——编者

那个好玩，不过这十年都过去了，俺们日照现在好玩的地方多了，所以嘛……所以嘛……对了，明天我陪你们去玩。

老伴在边上瞪了他一眼：你走得动吗？他小声嘟囔道：走嘛还是走得动的。大家都说不用不用，您把日照都有什么好玩的介绍介绍，我们自己去。

于是他就介绍起来。你们去万平口，到那儿去看海，那海可蓝了，就跟船上的一样漂亮，不过还是不一样——他瞥了瞥我这边。那里的沙滩可好了，那里的花草可好了，那里的……要不去国家森林公园也行，那里的海更漂亮——这个森林公园可是挨着海边呢，就是比万平口远一点，万平口是在市里面。

北京的一个伙计来过日照，在边上点点头说：确实不错。是不错吧？还有个婚庆公园，你一定没去过——他冲着老伙计说。那里不光公园漂亮，姑娘也漂亮。老没正经的，老伴斜着眼说。不是不是，我不看姑娘，我是让他们年轻人看，老爷子赶紧说。大家都笑，他也跟着笑，连老伴也笑了。

就这样半开玩笑的，老爷子又说了好多地方，有些一听地名就明白，有些地方听得半懂不懂，什么东夷小镇、白鹭湾、岚山海上碑、莒州博物馆、涛雒、浮来山、天台山，等等。说到涛雒，大家就问了半天，才知道是一个小镇，那里有华裔科学家丁肇中的祖居。还有天台山，我问：怎么天台山从浙江台州跑到日照来了？没等老爷子说话，一班窝里斗的伙计们又围攻起来，说我孤陋寡闻，只知道台州有个天台山，全中国叫天台山的多的。老爷子挥挥手，摀住大家，说你们别欺负他，没文化不是罪过。然后十分认真地向我普及知识：日照日照，日照这个地名就与太阳有关，古人认为这里是最先看到太阳的，因此这里自古就有太阳崇拜的信仰，这个天台山就有古代的太阳神殿。

我听了，也不知道真假，不过不能背着没文化的锅，插空接过老爷子的话说道：哦哦……我知道我知道，古人说太阳神的名字叫羲和，是吧？老爷子说：对对对，天台山就有一个庙是祭祀羲和女神的。我就问：屈原《九歌》里有一首楚辞叫《东君》，说他们楚人也祭祀太阳神，他们的羲和跟你们的羲和是一家人吗？还有《离骚》里说，羲和是替太阳神赶大车的，那到底谁说的对？

老爷子挠着头嘿嘿了好一会儿：这一回是我们没文化了。大家又是哄堂大笑。有人看了看表，提醒说：叔，都四点了，您已经陪了我们五个小时，咱得结束了。老爷子说没事儿，咱接着聊天、接着吃晚饭。这回他成了孤家寡人，所有人都不干，吵着都要回家。他还赖着不走，讨价还价，让大家答应了晚上九点还一块儿吃晚饭，然后才散了。

◎ 金台茶亭

## 汉字东渡 别开生面

□ 卞毓方



载，17世纪初，有个叫安井道顿的有钱人，联络一帮亲朋好友，举私家之财力，开凿一条直通大海的运河，既竣，遂以人为名，称作道顿堀。江户时代的围棋国手，

而又圆满。孩子们都喜欢豌豆黄。旧时，卖家用手粗制草纸裹好，然后扯一根大红棉线，往里缠，再向外绕，缠出一个十字花，系紧，就是包装了。若买得少，豌豆黄分而食之，每个人都甜甜嘴。面皮软如温玉，细细地嚼，那纯朴的乡野味道，那不动声色的香和鲜甜，就会抚慰你的舌床。最妙的是内馅，入口化渣，甜软滋润，细腻香纯，咀嚼之间，牙髓腔里似乎也塞满了甜粒粒。面皮的韧劲儿和内馅的甜味儿，一齐入口，反复交错，口感层次甚是丰富。

豌豆黄四季可食，以安丘县城西关的食品最为有名，主要食材为白豌豆、红糖、精面粉。其选料之精细、做工之考究，丝毫不逊色于皇城的御膳上品。

上好的豌豆，嫩时如碧珠，及至成熟，颗颗为白玉，其上浮着一层清亮光泽，有一种来自土地的沉稳之姿与质朴之美。把白豌豆洗净，晒干，用石碾粉碎成豌豆碎儿，去皮，置于竹筛上，滤去细面。煮豌豆碎儿是耐心活儿，煮的关键在于火候，水沸后转文火，要守在锅边，不停地用勺子搅动，既去除水分，又防止糊锅，直至煮烂出沙。制馅是高潮，将熬好的豌豆碎儿放入锅内，加入红糖拌匀，文火慢熬，其间不断搅拌，加热就是送温暖，搅拌犹如好言相劝，如此一番耳鬓厮磨，把糖的心都融化了，融入豆的沙。调馅，玫瑰酱必不可少，一是为美食增一抹艳色，添一些香味，二是它有疏肝醒脾之功效，深受糕点行业欢迎。豆沙放凉，加入玫瑰酱，搓匀，内馅即成。

初夏傍晚的日照，轻风伴微雨，暮色与灯光交织。我用“日照日”应征对子的时候，日照也许还只是一个小镇村？而如今的日照，已经是一个风光旖旎的现代化城市了。不过这日照的暮色还没等我们欣赏过来，老爷子就来电话了：今晚九点，定好饭馆了。一个伙计说了句，姜还是老的辣，另一位接了一句什么什么老的狡猾，大家哈哈大笑，带着感动。

按点来到饭馆，老爷子早带着亲友团候着了。其实我们并不饿，可是这晚饭不能不吃。一来是老爷子的盛情，二来确实有好东西。个头比一个壮汉的手掌还大的螃蟹，口感嫩脆的小章鱼，黄花鱼、皮皮虾、生蚝、海螺、鲍鱼等，还有一些我们这一班伙计叫不出名字的东西，都是海鲜。

还是老爷子的主场，他一一指点。这个海鲜怎么吃，那个海鲜怎么吃，其实怎么吃都好吃。为什么？因为日照的海鲜新鲜哇。为什么新鲜？是侄女自己去市场买的，海里刚打上来的呢。我还没完全明白怎么个刚打上来的，老爷子又夸：这海鲜新鲜得就跟在船上现打现吃一样。我就问：那什么时候在海上吃一次，比较比较？老爷子似乎没听见，自顾自地继续说下去。

老伙计们就感谢侄女，说太细心、太用心了，还自己跑到市场去买海鲜拿到饭馆来吃。那是应该的，老爷子说。俺们日照人没别的好处，就是朴实、热忱。你们大老远来看我，我还不该好好招待你们吗？俺们是有分工的，侄女负责买海鲜，侄女婿负责安排饭馆，那两个孙子辈儿的，一个负责开车接送你们，一个负责陪你们喝酒。还有大儿媳，我那俩儿子回不来陪你们，特地让她从济南赶回来，刚下火车呢。于是我们这一班人夸不过来了，都好，地方好、海鲜好、人好，老爷子在边上得意地笑着。儿媳在边上悄悄说，听说你们要来，老爷子可高兴了，特地跟俩儿子建了一个微信群商量怎么接待你们。

看大家热闹多时，海鲜也吃得差不多了，老爷子开始发话总结。你们来日照，得享受享受日照的物质食粮和精神食粮啊。物质食粮就是日照的美食海鲜，精神食粮嘛，除了公共的，比如说日照的风光、日照的气候，还得有私房菜，精神的私房菜。大家听了都笑，说第一次听说还有精神上的私房菜。老爷子说就是啊，是专门为你们定制的私房菜。什么私房菜呢？你们几位，还有我那个二小子，对了，我们家就不靠谱，也不陪你们回来看我。你们都在北京工作，那么我这个私房菜就是：希望你们一定要讲奉献、守规矩，踏踏实实干工作，不搞乌七八糟的东西，让我们老人放心，让你们家的老人放心。

大家还等着，以为老爷子还没说完，他说就给你们上这一道精神的海鲜。于是都鼓掌大笑，有的说一道菜不够，有的说够了够了。老伴说一晚上就这句靠谱。

喜用“道×”为名，如道硕、道策、道说。

在难波别院与道顿堀之间，有一地名心斋桥。记得上世纪80年代，首次作半日游。未去之前，以为那是一座桥，与道教有关，因为“心斋”二字，语出《庄子》，是澄怀观道、心地空明之意。去了之后，方知是一条带有弧形天棚的步行街，甚是繁华，热闹。瞅来瞅去，奇怪，左右也不见道观、庵堂，也不见专门卖素食的店铺。

逛到后来才明白，此街名“心斋桥筋”。筋者，附在肌腱或骨头上的韧带也。此处“心斋桥筋”的“筋”，显然着眼于“附在肌腱或骨头上”的“附”，衍生出“附近”“周边”。由是看来，这一带确实有座心斋桥。

游客到了心斋桥商业街，忙着购物，大包小包的往回拎。我虽然空手而归，但亦自觉不虚此行——我收获了庄子从2000年前送来的礼物：审美的空灵心境。

目光南移，见浪速区，区内有座今宫戎神社。这名称也颇费解。戎，从戈，从十，“戈”为兵器，“十”为甲骨文的“甲”，即铠甲。戎的本义，为古代兵器的总称，引申为军队、军事，假借为“崇”，表示大，也泛指古代西部民族。那么，东瀛今宫神社供奉的戎神，想必名从本家，是位武神、战神了。错！你无论如何也想象不到，人家供的竟是位财神。“戎”不持戈，持钓竿，铠甲换为猎衣，猎的不是野兽，是日本人视为幸运象征的大头鱼。

戎神与兵戎、戎马的差异，就在于“橘生淮南则为橘，生于淮北则为枳”了吧。

擀面皮并不难，和面颇费工夫。和面要用温水，加入面粉、老面，揉成面团，在盆里醒上一段时间之后，继续揉面。再将面团揉成长条，直至软硬适度，分成大小均匀的剂子。若是母子二人包豌豆黄，一人擀面皮，一人包馅料，面皮展开又合拢，那种动作的接续，别有一种味道。

县城西关王家的豌豆黄，包好之后，拍成圆饼，和如今的啤酒杯口一般大小，厚薄不及小指粗，更为奇妙的是底部收口处的面皮与上层表面一样厚薄，全然不见捏合的痕迹。这样的豌豆黄，纵然放置多日，内馅不结块，外皮不爆裂，吃起来依然细腻化渣，口感舒适清爽，如今已成绝响。



（本版图片来自网络）

儿时知道武汉，是因为武汉长江大桥，那是苏联援建的项目，名气大得很。但真正到武汉，是13岁那年，随调往贵州工作的父亲迁徙，从故乡内蒙古的科尔沁草原出山海关，过北京，再经石家庄、郑州，一路往南。快到武汉时，我激动异常，早早占定靠窗口的的位置，不为别的，只为了看看长江和大桥。

车轮滚动，桥在我身下震颤。龟山、蛇山一团迷雾，长江上的轮船与明灭的渔火让一个北方少年升腾起莫名的惆怅，“轰隆隆”的车轮声中，长江留驻在我少年的梦幻里。人生的岁月一如飞奔的车轮，转眼间我已年逾花甲，数十年中长江已走过多次，唯1964年冬日的第一次印象鲜明。

说后来与长江的无数次亲近，确实如此。譬如1978年初夏，我告别云南军旅生涯时曾乘江轮从重庆到武汉，三天三夜的航行，看三峡的奇山异峰，兵书宝剑峡，雨里雾里引人遐思，这都没什么，唯独船到武汉时，江面上浮动着若干黑脊背、小潜艇般在水面上追逐撒欢的动物，有人高叫道：“江猪，快看江猪！”大家拥到甲板上，看那些长江精灵们快活地嬉戏，我粗略数了一下，有上百只之多。后来才知道“江猪”就是白鱀豚，这样庞大的江猪群被我看见，而且它们采取的是列阵欢迎的高姿态，我的长江缘真的很深。

再譬如看到江猪后的24年，即2002年的深秋，三峡大坝即将合龙前夕，我与一批作家重走三峡，经由巫山、奉节沿江而下，途中专门到长江一处名为“小三峡”的支流捡石头，那一个下午阳光灿烂，有猴群沿江岸攀援，啸叫一如古时，让人宛回唐代。事后写得一首《三峡石》的小诗：



你等待了我四百年  
只为目光相遇的一瞬  
抬起你的时候  
我拾起了三峡的年轮

不，层层叠叠的沉重  
以及深入骨髓的擦痕  
都提醒我注意你的身份  
你是大江之魂

捧住 端详 聆听  
江声雨声风声猿声  
齐齐向这枚三峡石的内心  
一丝丝地渗透浸润

也许你更愿意躺在三峡  
躺在175米深的水下  
与鱼儿和水草们谈天  
和横行的小蟹们说地

我把你变成一位“移民”  
从三峡移向我的书桌  
只为聆听你的故事  
屈原、李白、王昭君……

这块三峡石呈草绿色，一层层的细密纹路，摸上去如鱼之鳞、松之皮，回京后我为它配一红木底座，置于案头，目光流及此石，便有江涛隐起，端的是一枚好石头——现在它的同伴们俱已沉入175米深的水底，烟波浩渺不可寻了。

江猪可观赏，江石可把玩，但与武汉的缘分还不止于此。武汉是一座个性鲜明的城市，在“荆风楚韵”中再走一遭，感受又大不相同。

首先是，东湖有了一百多公里的绿茵道，而且意外得知著名的东湖其实是11座湖泊的总称，这让曾经住过“东湖宾馆”的我十分意外。东湖的水上帆船活动已经为第七届世界军人运动会筹备就绪，港湾深深，水波不兴，相信今年10月这里将是一番龙腾虎跃。

说到第七届世界军人运动会，是武汉人特别重视的一项活动，运动场馆在加紧建造，运动员住宅正拔地而起，据说有上万名世界各国的军人运动员参赛，这让曾为军人的我十分开心。大武汉承办大赛事，接手大项目，产生大动静，应该是毫无疑问的事了。所以我即兴得到一首小诗：“劲旅健儿聚江夏，摘星揽月各有法。运动天生属军旅，笑看金牌落谁家？”

告别武汉时，在候机楼内我看到了那只快乐的吉祥物“兵兵”向我们招手。我原以为它是扬子鳄的原型，后来询问武汉的朋友才知道这是有“水中大熊猫”和“水中活化石”之称的中华鲟，它阳光自信的笑容，它那张开双臂迈步向前的造型，象征着进入新时代的中国愿以更加开放包容、热情好客的姿态共享友谊、同祝和平。“兵兵”让我想起了40年前在武汉江面上相逢的那群白鱀豚。40年岁月过去了，武汉变得更大、更美、更加自信和坦荡。所以，在告别武汉的时候，我向“兵兵”招招手，它也仿佛开心地告诉我：“欢迎再来大武汉”。